

留住过往

LIUZHUGUOWANG

袁存亮◎著

过去的都成了历史，往事也成了烟云

有的人喜欢回忆，有的人喜欢忘记。回忆或是忘记，都只是个人的选择罢了，而过往并没有随着个人的选择而真正消失。它只是隐藏在意识里的某个角落，被人为的分类或暂时故意不去拎起而已。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留住过往

LIUZHUGUOWANG

袁存亮◎著

过去的都成了历史，往事也成了烟云

有的人喜欢回忆，有的人喜欢忘记。回忆或是忘记，都是个人的选择罢了，而过往并没有随着个人的选择而真正消失。它只是隐藏在意识里的某个角落，被人为的分类或暂时故意不去拎起而已。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住过往 / 袁存亮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190 - 2911 - 1

I. ①留… II. ①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2328 号

留住过往

作 者: 袁存亮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奚耀华

复审人: 蒋爱民

责任编辑: 胡 筭 贺 希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 - 85923000 (总编室), 010 - 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337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0 - 2911 - 1

定 价: 59.00 元

Prolo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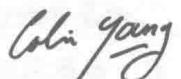
Charlie Yuan

The written word when used with skill can transform a page into a work of art. It is through this medium that Yuan Cun Liang (Charlie) has brought his story to life. This triptych is composed of biographical, poetic and prose pieces that guide the reader through Charlie's life and shares his feelings through his creative writings.

The Chinese language, especially in its written form is in itself full of nuances and Charlie has captured these subtleties that show his passion for litera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journey that Charlie leads us through is both enjoyable and thought provoking, leading to a greater appreciation for life.

I am very appreciative to Charlie for sharing his story and creativity and for providing us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ife in China from his perspective.



General Manager
JW Marriott Shenzhen

自序

过去的都成了历史，往事也成了烟云。

而我，却想用文字留住过往。

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青年，却断断续续写下了百万文字。

2006年第一次用博客发表文章之前，只是偶尔用笔写在纸上，或者是将一些零碎的片段记录在word文档里。

那一年，我知道了“歪酷博客”，一个非常小众的可以发表文字的空网络空间。

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个过程持续了近十年，即便其中遇到了是是非非，也没有停止，直到这个博客终止服务。

而那十年里写下的文字让过往留下了一些痕迹，不再让我回想起来就是一片空白。

文字很多是记述家庭的内容，尤其是关于父母的。写下文字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仅仅是当做记录。2010年夏天，儿子峻熙出生；而冬天则是父亲去世。2011年春天，我的生活有了重大变故，春夏之交，母亲也离我而去。那一段时间，或许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但庆幸的是，自己并没有找理由放弃生活。

父母半年内相继过世之后，再读那些记录下来的文字，我都会泪流满面。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过多的修饰，我只是用一些简单朴实的文字来记述我与父母的点滴往事，记述父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我和母亲感情最深。母亲只上过三年小学，从没有说过一句“爱我”之类的话，但是却让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她对我的牵挂和思念。因此，母亲去世后，我的内心无比痛苦。也许是性格使然，我却也没有办法向人诉说。彼时，我好像看淡了一切，徒把我的思念一次次镶嵌在文字里，对着一个无法再谋面的母亲倾诉。父亲是一个文盲，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几十年里，我和他交谈的话语寥寥可数。即便是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我也与

他相对无言。不是有多少的隔阂，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书中对于父亲记述的文字占了很多的篇幅，好像要弥补我在他活着时候没有和他交流的遗憾。

青春之于我是一段精彩的人生，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我会拼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也会聊发少年狂，独自在月光下的海边怒吼，在酒吧里买醉，一个人背起背包就开始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在雨中狂奔，在大街上打架……给人感觉是柔弱书生的我，做出过不少青春人不敢做的事情。青春有难以言说的压抑，也有难以言表的叛逆。正因为难以言说，所以书中有不少与青春有关的诗歌和小说。诗歌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也正是这样一种朦胧，才可以更好的反衬出我那时的焦虑与不安，写出我那时的挣扎与彷徨。

有的人喜欢回忆，有的人喜欢忘记。回忆或是忘记，都只是个人的选择罢了，而过往并没有随着个人的选择而真正消失。它只是隐藏在意识里的某个角落，被人为的分类或暂时故意不去拾起而已。

可以说，不是过往离我们远去，而是我们选择了忘记。

而我，用十年的时间选择留住过往，让它们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我是一个不喜欢在白天写作的人，因为白天很多时候会为人生琐事而奔波。只有在静静的夜里，周围一片寂静的时候，我面对着电脑，孤独袭来，灵感也会袭上心头。

一个有故事的人，不一定有能力把他的故事记述出来，就如我的父母；一个有写作能力的人，不一定有足够的经历让他去记述，就如我自己。所以，节选的这些文字可以看作是我对父母过往的故事记述，也是对我个人经历的一次检阅。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和儿子峻熙。

2017年5月12号于丽江君悦酒店

目 录

CONTENTS

散文篇	1
我与父亲	3
又到父亲节	6
又到麦收	9
陪 伴	11
午 后	13
仪 式	15
祝福父亲	17
此 时	19
又到济南	21
在家四日	24
父亲,此时的您在想什么	27
在家三日	30
父逝六日	33
雪一片片的落下	38
刚过父亲节	41
致父亲	43
我与母亲	45
我想念母亲	49
归	51
母亲回家	53



纪念母亲	55
母亲走后	62
二十七天	67
写在“五七”	69
梦 遇	71
致母亲	73
念母亲	75
归家路	77
居 家	80
我的毕业	82
姐	87
洁 儿	89
姥 姥	93
铭 顺	97
河南戏	102
那 年	105
偶 遇	110
皮 鞋	113
回 信	115
月出西方	118
诗人之死	120
家和婚姻	123
言青春	125
远 离	127
爱上一个影子	129
色 戒	131
感 觉	133
流 泪	135
孤 独	137
生活观	139
生命之舟	141

三周年	143
本 色	145
深 夜	147
浪 漫	149
世 界	151
越 夜	153
雨 中	155
走出“自我”	157
论“言”	159
命中有时终须有	162
不 同	165
周口的运动	168
落一叶而知深秋	170
高考乱弹	173
锦衣卫	175
命中注定	177
 诗歌篇	181
生 活	183
黑夜里的白	185
冬 日	187
静 静 地	189
望 不 到	191
车 站 边	193
走 过 橱 窗	194
这 个 世 界 有 谁 知 道 你 曾 经 来 过	196
一 米 阳 光	198
影 子	200
七 夕	203
淡 淡 的	205
站 在 十 字 路 口	207



Flying (飞)	209
昏黄的路灯	211
孤独的夜色	213
黑夜	215
灯光下	216
灯	217
小说篇	221
信缘(纯属虚构)	223
猎物(纯属虚构)	260
梦	297

01

| 散文篇 |

我与父亲

当在键盘上敲下“父亲”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心中游过一丝冰凉；当电话那端传来母亲说父亲病了的声音时，我的心里突然乱得茫然不知所措。

父亲对我是如此的熟悉，可又是如此的陌生。父亲的形象在我的思绪中是如此的近，又是那么的飘忽不定。

父亲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人。从邻居的口里，我知道了父亲年少时候的一些事。那段日子里，父亲受了不少的苦。由于没有粮食，父亲就领着叔叔到村后的麦田里嚼麦苗给叔叔吃。我一直在想，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空旷的田野里，一高一矮两个孩子坐在那里，咀嚼麦苗。任凭我怎么去想，都不能恢复那时的情景。可是，我知道，父亲一定还记得那件事。

父亲 13 岁的时候就跟随别人去挖河，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有口饭吃。那又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父亲矮小的身影走在最后。在那一车车泥土面前，父亲是否也胆怯过、埋怨过：为什么他的生活是如此这般？

我刚记事的时候，特别羡慕小伙伴，因为他们可以坐在他们爸爸的腿上，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爸爸就会给他们买。而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一下。当我在母亲面前提及此事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带有抱怨的口气来数落父亲对我的冷淡。

此时，父亲总是不吱声。是因为不屑于母亲的那些唠叨还是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我无从猜测。

渐渐地，我和父亲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在我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也开始执行。因此，我就成了重点惩罚对象之一。大队里的人要父亲拿 1700 元钱。



那个时候，母亲患病、家里孩子多，这笔钱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父亲最终也没有能够缴上，因此家里唯一值钱的那台缝纫机就成了“抵债”的对象。那一天，当他们来抬的时候，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够站出来大吼一声。可是，父亲没有。或许，父亲的心比家里的任何人都痛苦。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年少时的我，并没有理解贫穷的含义。在小学期间的一段时间里，我是那样的调皮，不专心于自己的学业。以至于在第一次的小升初考试中，我败得一塌糊涂。我很想上初中，只要多交几十块钱就可以上。可是，最终并没有如我所愿，因为家里没有那多余的几十元钱。而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的伙伴一个个走进中学的大门。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真正懂得了穷的可怕。别人的那种冷眼相对，那种讥讽热嘲，给我那还不算成熟的心灵上了一课。

1991年秋初，我开始了上初中的日子。

为了省钱，父亲亲手给我做了书桌，送到学校。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父亲拜谁为师学的木工手艺。

天空中飘着秋雨，我站在学校门口等父亲。他来了，头上顶着一张白色塑料布，书桌放在他肩膀上，一步一歪地向我走来。到我跟前的时候，他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看到父亲的脸上湿湿的，雨水夹杂着汗水。

我们走向教室。他在前，我在后；一个高，一个矮。

三年的时间，如流水般走过。我如愿拿到了县城最好高中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和父亲正在门房里吃饭。当我接过通知书的时候，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的那种欣喜也随之翩然而去。那一年的学费是1050元。为了学费，父亲把猪卖了，加上姐姐的资助，我走进了高中的大门。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父亲送我到了学校。在一切安顿好，父亲要走的时候，我突然想把父亲留住。可是，我没有。他走了，骑着那辆“大金鹿”自行车。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那辆放在楼下的自行车被偷了。我让别人捎带口信给父亲，让父亲来一趟。当我从教学楼跑到操场，看到父亲和他的自行车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哭了。我觉得，我对不住父亲。我没有看管好自己应该看管好的东西。可是父亲却说：“哭啥？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不就是一辆自行车吗？可以换一辆。”可是，我明白，换一辆的代价是什么。我擦了擦眼泪，父亲从包里拿出母亲给我准备的吃食。

高中三年是最辛苦的三年，虽然我一次又一次考取了全班第一和全校文科第一，但是我并没有在父母面前提到过。因为他们从没有问过我的成绩和在校表

现。即便是父亲从别人那里听到过我学习不错,也从没有发过任何言,更不用说夸奖的话。

经历了六年的家庭变故和沧桑,父亲老了不少。再也看不到当年13岁时的青春年少,所见的只是皱纹和日见增多的白发。我相信,父亲的每一条皱纹下都会有一个故事,可是他却讲不出来。即使讲出来又有谁听呢?由于父亲没有文化,家族里一般的议事活动是不请父亲参加的。即使有谁家让父亲去,也是让他去烧锅。而父亲每一次都很乐意去。

我给不了父亲什么语言上的安慰,只能在学习上让他觉得我是他的希望。可是,事与愿违,高考的失败,使我再一次地羞愧。北大梦在几天之内就破灭了,落到了一所调剂院校。我有一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

一天下午,天特别的热,我和父亲在玉米地打灭虫药。由于过程不熟悉,我一直方法不对。父亲嚷了我两句,我扔下药桶就回家了。到家后,我大声地哭了。我觉得父亲是在生气,因为我没有考好。此时的我,是如此的委屈。大姐过来告诉我,其实父亲是很高兴的。在外面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总是说我考上了大学。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学开学,父亲没有送我。我和父亲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和父亲之间的那种隔阂并没有随着每个假期的到来而有所改变。四年的时间也是匆匆而过。在那四年里,最让我欣慰的是有三年没有让父亲为我拿学费,得到了外国友人的资助,自己做了数份兼职。每一次当我想退缩的时候,我都会想到13岁时的父亲。和他相比,我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读研开学,父亲和大姐夫送我到南京。从河南商丘到南京,父亲和大姐夫站了八个小时。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是清晨。我们三个就蹲坐在南苑招待所门前。当一切报到手续结束之后,我们游玩了玄武湖。

此后父亲再外出,已经是六年之后的2007年和2009年了。

后记:在敲这段文字的时候,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四年半了。在他生病的那段时间里,我把每次与他的相见都记录下来。和以前一样,我没有和父亲说上几句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只能尽力地去给他安排好的医疗条件。在这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我并没有忘记过父亲。很多时候,我也在想,父亲在我生活里给了我什么影响?我很难说得清楚,因为我和父亲交流得太少太少,表达感情的机会也太少。

有的爱,是不用说出来的,就如父亲之于我的爱一样。



又到父亲节

一周后的今天就是父亲节。

母亲节那天，我以金钱的方式算是给了母亲一份礼物。在即将到来的父亲节里，我不知道该为他做点什么。

父亲的具体年龄和生日，我都不知道。作为儿子，我觉得这是有失孝道，非常丢人的一件事情，但我也从来没有问过。

父亲的形象虽然在我心里很模糊，但并没有随着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而淡却。

小时候，家里穷。嘴馋的我，特别想吃街上卖的羊羔头。那个年代里，能吃上一次羊羔头成了我最大的奢望。有一天晚上，父亲从外回来，从泥土色的纸里拿出了两个。我爬出被窝，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大口吃了起来。当然这样的机会是很少有的。也许正是因为机会少，我才能记得那么深刻吧。不知为何，后来的我对于羊肉开始不感兴趣了，一直到现在为止。

自从 17 岁离开家到外地读大学那年开始，每年只能见到父亲两次面。放假回家之前，我都想好回去要和父亲好好谈谈。可每次都是张不开口，无果而终。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很沉默的人，尽管很多人说他在外善于言谈。在家里，我和他从小到大说的话可以数出来。为何一个在外侃侃而谈的人，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会一声不吭？是哪种隔阂阻碍了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家里的氛围使之这样？

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仁慈的人。可是当父亲用鞭子教训不听话的姐姐时，他好像突然变了一个样子。尽管那样的时候很少，却让我记忆深刻。

由于很少和父亲说话，因此更少和父亲商谈事情。考取哪个高中，父亲没有提出任何建议；考取哪个大学，父亲没有说一句话；考取哪个大学的硕士，父亲更

对此一无所知。一直到现在的工作为止，我的人生好像一直由我来做决策。也许是他的不懂得，也许是他的对自己的儿子太放心了。

18岁那年，大一的暑假，我犹如唐吉诃德一样，要在老家举办英语辅导班，但没有教室。那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商量“大事”，让他帮我到小学校长那里问问能不能用教室。父亲去了，结果是不让用，说是“不挣钱，用什么教室！”父亲把这句话告诉我，说既然没有教室，那就不要办了。也许是我的脾气使然，不甘屈服。最后，我找到了姐夫村里的一间计划生育办公室当作教室。在我站在燥热的房间，教那些孩子“ABC”的十几天里，父亲没有给我泼过任何冷水。也许他不在乎，也许他理解儿子的做法。

去南京送我读研的路上，父亲、大姐夫和我在火车上站了八个小时。到了学校，天还不亮。为了省半天的房费，父亲和我们就在旅舍的外面坐了几个小时。

我只是想让父亲出来看看周围的世界，可是在他眼里也许这个行程痛苦大于快乐。

父亲做过河工、伙夫、木匠、泥瓦匠……按照现在的话讲，他“跳槽”几次。在父亲领着一帮泥瓦匠盖房的时候，有段时间我特别羡慕父亲，因为他的名字可以写在新房房顶正中的那根椽子上。有一段时间，我每到一个新房都会看看椽子上的“工师”名字是不是父亲的。当看到父亲的名字时，我都会莫名的开心。

姐姐结婚的家具都是父亲领人做的，家里的柜子和椅子很多也是出自父亲之手，包括我读初中用的书桌。每次看到父亲锯木材，用墨线测量长短，我站在一旁什么也帮不上。如果我不是一个书生，父亲会不会把他的手艺传给我，我又愿意不愿意学？只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父亲的手艺我一样也没有学会。

现在的父亲已经不再领人盖房子，椽子上的名字也不再是他的。现在的父亲由于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打工者”。即使我一次次打电话让他不要再拖着六十多岁的身体爬上十几米高的房顶，他还是在身体勉强的时候出去干活。也许他是不想多花儿子的钱，也许是丢不下陪伴他那么多年的一个手艺。只是到他更老的那一天，也许只能站在下面观看别人忙碌，自己连做一个“下手”别人都不需要了。

200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和父亲送四姐的孩子坐车回莱州。到了镇上，我不想再让父亲前去候车地点，因为他要开着别人的三轮车在凛冽的寒风中走半个多小时。可是，我和四姐的孩子到了候车地不久，父亲还是骑着那辆三轮车赶了过来。他担心的是我怎么回去。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开着那个三轮车，前面没有